

4

长篇
小说卷



木青 WENJI
文集

MUQING

重工街柔情

春风文艺出版社



木青 WENJI
MUQING 文集

春风文艺出版社

第一章

蜀牛捧着用旅行袋装的陈厂长骨灰盒，满头大汗地跑进北京站。就在他前脚迈进“北京——松江”直达特快列车的一瞬，列车启动了。仿佛这成百上千名旅客就等他一个人似的。列车员边锁门边瞪他一眼。蜀牛歉疚地连连点头，背靠门边仰脖喘气，尽力使急喘气倒匀，内心深处却在流血，直想哭……以往，陈叔陈厂长进京参加全国劳模大会，总是披红戴花前呼后拥，而如今，后生晚辈的他，却捧回了这大劳模的骨灰……他心中暗自念叨：陈叔，重工街上一家挨一家的大厂，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都想您念您呢！……泪水再次从他眼角涌了出来。

列车员开口道：“同志，请别在这儿站着，到车厢里找座位吧。”

蜀牛这才如梦初醒，走近车厢，一路寻着，来到自己的座号前。

紧挨着自己的座位上，斜歪着一个眼望窗外好像在想什么心事的女孩子。

蜀牛有心请那女孩子挪一下腿，腾个地方给他，可又一思忖，那会使女孩子不好意思，未免不礼貌，索性先将陈叔的骨灰盒包安放到行李架上。

对面座的另一女孩子见势忙扒拉一下同伴：“喂，小林，来人了，快坐起来。”这叫小林的秀丽女孩子忽地坐起，见面前这位中等个儿方脸粗脖子浓眉大眼的壮小伙儿，忙往边上移移：“对不起……”示意蜀牛坐里边。

蜀牛则道：“没关系，你坐里边。”

小林难为情地一笑：“不不，请坐吧。”

蜀牛坐定，拿眼扫扫周围，好像忽然发现自己稀里糊涂闯进了女儿国，这车厢里至少有一多半儿是女性，而且大都漂亮出众，只是一个个疲惫不堪，坐在那儿耷拉脑袋闭着眼。他想，这大概是些剧团演员吧？不过他的大脑思维很快就被失去陈叔的痛苦阴影所笼罩了。

半月前，他刚从德国留学回来，就听爹说老厂长陈叔病得快不行了。而新上任的松江阀门厂厂长曹四安歪得邪乎。陈叔一向他去签字报销药费，他就说：“你不是全国劳模吗？找全国总工会报销药费去吧。咱现在都揭不开锅盖了，哪还有钱给你治病啊……”可事实是他安排款项不仅买了新房子，并借出国考察名义遛了美国遛欧洲。平时，有“业务”吃喝，没“业务”也吃喝……爹老泪横流地捧着全部家当三千元，叫他送陈叔进京治病。他遵命去了，结果，捧回一个骨灰盒……

近一阵儿，厂里流传一个“古老故事”：从前有个老地主，对一个不交租的老佃农想出个惩治的绝招儿，夜晚将其

扒光衣服绑缚在场院边拴马杆儿上喂蚊子。那草棵子里饿了一白天的蚊子，见有肉可叮，自然一哄而上，立时在这佃农身上形成一层蚊子“布衫”，所有能叮的地方都叮上了，几乎没有缝隙。佃农小儿子见后，疯了般扑打爹身上的蚊子。已被叮得半死的爹，这时醒来，有气无力道：“孩子，你要是不扑打这蚊子，说不定爹还能活着，可你这一扑打，爹是定死无疑了。”原来，头茬儿蚊子吸够了血不能再吸，停那儿动弹不得，这样爹身上的血还勉强够用；如今经儿子这一扑打，头茬儿蚊子是没了，可二茬儿蚊子又呼了上来。这回，瘦弱的爹，可就再无承受能力了……工人们心里明白，这是冲企业眼下时髦“不换思想就换人”来的，有的非但没换来好样的，反召来了“饿蚊子”。

陈叔的腿伤，本是退休前干活碰的，皮实的陈叔开始没理睬，也没怎么用心治，顶多抹抹红药水贴贴膏药啥的。没曾想熬大发了，转成癌症。这位刚强一辈子的老工人，当了二三十年老劳模，处处带头，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到头来，却还住在铁西区的伪满老工棚子里。一个女儿远嫁他乡借不上劲，身边老伴儿患全身性关节炎，因无钱治病，无人照看，头几个月眼看着被折磨死了。这位曾红过一个历史阶段的老劳模也这样在这个世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他蜀牛家也是世袭产业工人（在这点上，他丝毫没感到比世袭皇帝世袭贵族之类低贱），论生活条件，至少好于陈叔。那年，市委领导硬性分给陈叔一套两居室的楼房，陈叔死活不要，说只要一家三代八口住一间工棚子的蜀虎（蜀牛爹）不搬，他是绝不会挪半步的。就这么，蜀牛一家住上了大楼。如今，原在麻袋厂当电工的八十多岁爷爷仍健在；爹蜀虎，给厂打更；大哥蜀木，先当车工，后当记者；二哥蜀

土，还是钳工、车间主任；小妹蜀水，纺织女工出身，后到街道办做人事工作。惟他小老疙瘩蜀牛闹上了“高知”——八年前清华大学毕业，紧跟着攻读硕士，又一步迈到了德国，攻读博士学位。因为学习一贯头几名，全有奖学金，所以差不多没咋让家里掏钱。这次，他由陈叔的死，勾起好些思索：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大中型企业活不起来？为什么有的企业头儿成了饿蚊子？为什么德国的鲁尔区那般活跃？为什么我们的退休职工尤其像陈叔这样的老劳模这般处境？为什么……诸多的为什么像一块块铅坨子压在他心上，似乎有无尽的既新鲜又陈旧的问题需要解答和认识……

坐在他旁边的这位长着一双黑蝴蝶般眼睛的修长个儿的小林，像有心事，要么手托下巴颏儿沉思，要么闭眼假睡。

对面那位同样细高个儿的漂亮女孩儿，却满脸热情，时不时地瞅他一眼，好像在琢磨他的身份。果不其然，在这沉寂的环境里，她终于没话找话了：“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蜀牛从痛苦又沉重的思绪里醒来，用憨实的笑回答对方：“我还没工作呢。”

“个体户？不不，个体户也有工作呀？没有工作是什么意思？”对方摇头。

蜀牛依旧认真回答：“我清华毕业后到德国攻读博士，现在刚回国，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这时坐他旁边的小林，瞪大眼睛看他，像要透过皮儿看瓢儿似的，禁不住插嘴：“你是博士？赵跃，你说他像吗？”

蜀牛情不自禁地耸耸肩：“那你们说我像什么？农村的生产队长？在你们印象里，博士应该是什么样的？”

赵跃说：“我们可以说没接触过博士，不过，我觉得不管什么样都好像不应该是你这样的。请原谅我瞎说，反正没

事儿闲侃呗。”

蜀牛一点都看不见怪，慢条斯理地唠：“毫无办法，一切都是爹妈给的。我也说，要是爹妈给我一副小白脸儿，细瘦的身板儿，说不定早找到媳妇了。”

小林格格笑起来。

“这么说你现在还没媳妇？”

“可不，三十了，爹急，心里合计不说，妈急，到处给我搭搁……”

赵跃忙声明：“你可别误会，我们说你不像博士并不意味着你长得如何。我们是说一般大知识分子都有点……文气，文质彬彬，文弱书生嘛！对不？而你，却像干体育的或干粗活的那种出马一条枪的男子汉……当然，请原谅，我承认这种认识上的定式完全属于偏见。对了，我们还没问你贵姓呢。”

“蜀牛！”

小林赵跃同时叫起来：“什么什么……属牛？这叫什么名啊？”许是感到声太大了，马上又捂住了嘴，瞅瞅周围熟睡的人们。

蜀牛认真道：“我姓蜀，名牛。谐音赶在一块儿了。”

小林对赵跃：“这倒满艺术的啊……”

“我看你们倒是满艺术的……”

“看来，你看我们比我们看你更看得准些。我们是省芭蕾舞团的。”

“那你们就是芭蕾演员了？”

小林、赵跃轻轻“嗯”了一声。

“我很喜欢看芭蕾，在国外一有机会就看，不过太贵……听说中国芭蕾水平也不低，常在国际比赛中获奖。有

人说芭蕾是一门残酷的艺术，并且青春期很短……”

大概由于听蜀牛谈论芭蕾专业也上道儿，小林赵跃起初那疑惑的目光顿然变得明亮起来。小林像故意验证似的问：“你都看过什么芭蕾舞剧？”

蜀牛：“《天鹅湖》、《仙女们》、《唐·吉河德》……”

小林和赵跃交换个会心而赞许的目光。好像说，他是真诚的，不是顺情说好话，也不是故意显摆一星半点儿知识。

“听说艺术团体经济效益不大景气，你们能出来演出，不是很好嘛。”

赵跃说：“天哪，这种机会几年也没一次呀，算是老天保佑的吧。”

据说列车上相识有其特殊的境遇和特殊的心理，由陌生到相知的速度要比正常接触快得多，并有很难忘怀的奇异效果。才相识的三位朋友的随意性交谈，虽然纯属消磨时间范畴，但彼此间的感知却是良好的。蜀牛出于礼貌，没有深问二位女士的身世与阅历，不过从印象看，她俩却没有艺人惯有的那种浮华气。

列车进入夜间运行。蜀牛到底把靠窗子的座位让给了小林，并坚持叫小林把腿放直，搭到他这边的座上，他只坐个椅边儿就足够了，小林没有拒绝，一是熟了；二也是因得不行。

二

在外人看来，演员生活够快乐的，一天到晚有说有笑，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别人有的磨难他们一样不少，别人没有的坎坷，他们却多得多。

这会儿，刚睡一会儿的林小林，突然像针扎一般惊醒，她那伸直的腿猛一痉挛，撞到了蜀牛腰上，把他碰醒了。蜀牛扭头看看小林，小林愣愣地看着蜀牛，轻声说：“我做了个噩梦……”

蜀牛安抚说：“太累的关系吧……”

小林坐起身：“不能这样，你太不舒服。”她下意识地拉了一把蜀牛，坐起来，说：“谢谢你的好心。”然后转向窗户，手托下巴颏儿地望着黑糊糊的窗外。——记得小时她对东北二人转的《王二姐思夫》特爱听，说什么王二姐盼牛郎哥盼着了魔，每天往墙上画一道儿，结果画了一墙又一地，一直画到了松江……眼下，她也暗暗往心里画道儿呢，盼着快点见到丈夫。丈夫是搞舞美的。近年来又总出外给一些大腕老板搞装修设计。她深知为这次出来巡演团里使了多少劲（包括送厚礼），否则人家不给开“通行证”。对这次演出活动，不仅她这样的年轻演员很看重，就连五十多岁的老艺术家也兴奋不已，争抢参加。大家劲劲儿地足足准备了两三个月，硬把前一阵儿闲胖了的身子折腾下去十几斤。作为从小科班学音乐舞蹈，毕业于北京芭蕾舞学院的她和同伴们，谁不愿有一个艺术实践的机会？谁愿让艺术青春在无聊地闲待中度过？然而，这一出仨月，她也着实想丈夫呀。这会儿，就连过去跟丈夫争吵也觉着有点甜蜜味儿了。刚来团那年，她还不满十八岁，谁见谁喜欢，说她是《第十二夜》中的薇奥拉，《天鹅湖》里的奥杰塔……不少小伙子通过各种方式——明的暗的，口头的书信的，向她表示爱慕之情，而她全当友好表示，一一回绝了。后来，突然冒出个一向老实又内向的黄波，竟不言声不言语地给她画了幅油画。一次，她刚排练完，身穿黑色紧身泳装，一边用大毛巾擦着脸、脖子

和手臂，一边迈着舞蹈演员特有的大八字步，往宿舍走。这时，一脸煞白脑门冒汗手脚不知怎么放的黄波，手拎一幅画，追了上来，结结巴巴道：“小林，我……有事要跟你……说，行吗？”

她一愣，扑哧笑了：“干吗不行？”

黄波尾随到宿舍，猛地，将手中画举了起来：“小林，你看这是谁？”

她忙转过身，但见黄波双手高高举起的油画，竟然是她——一个舞蹈排练场把杆动作，挺胸收腹立足，一双大眼凝视前方……她高兴又不安，这黄波干吗要偷着画自己呢？出于天真无邪，她拍手叫起来：“太好了，谢谢你……”

黄波腼腆地说：“不用……”可话没说完，两腿一屈跪下了，“小林，我爱你……从你来团，我就爱上了，请你别拒绝，答应我……要不我非死不可……”

小林被这突如其来的求爱吓住了，平生头回遇上这事，不禁直往后退：“不，不……你不要这样，我还小，不要这样……”

黄波许是被她这话刺伤了自尊心，猛地站起，冒高喊了一嗓子：“你不小了，你有权力爱……”喊完，跑了出去。

这场面，全被排练归来的女友们看在眼里，只是没好惊动。直到黄波跑走，她们才一齐哄哄地拥进门，有的学她口气说：“不，不，你不要这样……”有的学黄波口音说：“我从你一来团，我就爱上了……”有的则站在不同角度反复审视那油画：“神了，太神了！”她羞得不行，恨不能有地缝儿钻进去。中午，她发现黄波没到饭堂吃饭；晚上，也没来。在饭厅就餐的就几个单身汉，来与没来一目了然。她偷偷向黄波同宿舍的小伙子打听“画家”为啥没来吃饭。对方挤挤

眼儿，神秘道：“害单思病了……”她的心，被这话重重地拨动了。索性买一份饭菜，送到黄波宿舍里……从此，他们好上了。

列车仍一个节奏行驶着，车窗外时而闪过城镇或乡村的灯火。身边的蜀牛已经进入梦乡，头在往她身上靠。坐对面的赵跃，也四脚拉叉地睡熟了。可能是她活动腿脚时碰了一下赵跃，赵跃突然睁开眼睛，不耐烦道：“还不睡，就那么想？咱没结过婚，理解不了。”

小林没言语。她和黄波虽拌过嘴，吵得厉害时，还动过手，但吵完打完就跟什么事儿没发生似的，该怎么好还怎么好。记得刚结婚那会儿，黄波出于美术工作惯有的爱美画美心理，大白天，让她脱光了衣服，像美院模特那样做着各种姿态，然后站在不同角度欣赏、揣摩、速写，甚至不顾她反对，用照相机拍下这些优美形象。只是这些拍完的照片，她一张也没看见过。她想，反正都是人妻了，为了丈夫的美术事业，她再不情愿也只有认了。妻子嘛就是妻子。

在这次出来巡演前，她因为急着排练，晚饭没做，让黄波骂了，为此，他们大吵了一通。事后，她越想越不是滋味。心里结个大疙瘩，暗自垂泪，感到黄波变了，不像以前了……然而话又说回来，纵使这样，她依然不往坏里想丈夫，依然爱恋如初。她这种东方女性传统的善良心理，大抵是从母亲那儿承袭下来的。

人说久别如新婚。确实，林小林此刻想黄波，就多少有点像度蜜月时那种异样心情。她坚信，黄波也会像她想他一样想她。昨天，当她突然听说全团要“打道回府”时，心里像怦然怒放一朵大红牡丹，恨不得一步跳回家里。

赵跃身子往前探，搂住小林脖子，脑门顶脑门看半天，

小声说：“小林，老天保佑，希望你我的命运都好。”

小林用同样语气说：“我也这样希望。”

列车又闪过一片灯火，静静的车厢里传来说话声：“快到了吧？……”

三

列车迎着一片灿烂的晨阳，开进了北方中心大都会松江市，一股城市惯有的嘈杂气息随着车轮的停止而涌进车窗。

这座重工之城，除举目可见众多拔地而起的现代楼群，还依稀能瞥见某些残存的日、俄式建筑，而且细心人还会发现，包括人们的言行，也多多少少夹杂些与别地区不同的文化底蕴，尤其满族文化色彩。当然，这里绝不缺乏关外人特有的粗豪之风。

靠车窗坐的小林，第一个发现站台上聚满了戴黑纱的人，个个神色肃穆，一顺水地注视着掠过的车窗。她拉一把赵跃：“快看……今儿站台上有所举动。”

这时，蜀牛正双手高举，将端放在行李架上的陈叔骨灰盒，轻轻地捧了下来。随即，他又拉开了窗子，冲站台人们喊道：“爷爷……”

顿时，整个站台上佩戴黑纱的人们全都朝他这边涌来，走在最前边的，是位腰板挺直，花白胡子碴儿，眯缝双眼的蜀家爷爷，紧随其后的是蜀牛爹，双手习惯性地叉着腰，这气势，惊天地，动鬼神。

车窗里小林和赵跃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切。

小林悄悄拉一下蜀牛后衣襟，小声说：“他们都是冲你来的？……”

蜀牛好像没听见，全神贯注地等爷爷走到窗前，然后将陈叔骨灰盒恭恭敬敬递出去，几乎同时，站台上戴黑纱的女工们，“呜”地哭了起来，而男工人们大都无声地忍泣。

车窗里的蜀牛，满脸泪水地转过身，快步奔向车门。

赵跃在他身后说：“蜀牛先生，你有空儿去芭团……”

蜀牛只是点头，却未应声。他下了车，很快融在了臂戴黑纱的工人群里。

爹爹从爷爷手中接过陈师傅骨灰盒，身后的工人又从爹爹手中接过陈师傅骨灰盒。如此这般，几百上千名工人代表，全都捧接过一次。

这是一种神圣的默契，崇高精神的传递。

小林拎着旅行袋，一边随芭团往外走，一边在戴黑纱的人群里搜索蜀牛。

有人沉重地喊了一声：“市总工会主席和吴局长来了……”

四

这条重工街很特别：白天，在洁净的马路上，除了如梭的汽车外，极少有行人，甚至会给人一种静的感觉。然而，知情者知道，在这里寻找安静等于让歌唱家闭上嘴巴，因为这里与静绝对无缘。有人打个比方，倘把这里的所有大门同时打开，那涌将出来的人流，会一下子汇成黄河长江，把整个城市淹没。他，即是中国的鲁尔区（德国著名工业城市群）——松江重工业基地。众多鳞次栉比，一般都在万人左右的大厂，大都对广告宣传不以为然，因为往常要他们的产品都得排队，等上一二年不稀罕。一位外国专家乘车在铁西

兜了一圈儿，惊道：“可怕，如果把这里的工厂全部换上新设备、新产品，那就不仅要冲击中国国内市场，还要冲击国际市场。”然而陪同的人却暗中嘀咕：“换设备？换产品？天方夜谭！”过去的计划经济不仅惯坏了厂领导，也惯坏了工人！记得头几年报载，说有个八级大工匠退休在家，深圳有户大企业高薪聘他去当监工，他不干，说我是共产党的工人，不是资本家的雇工，宁愿闲待受穷也不挣那昧心钱……这位老工人真诚得可爱，把国家宪法中的三种经济模式置之不顾，一门儿心思“为公”。可是事不过一年，别说工人不再吹这种牛了，连离退休的老厂长老党委书记都不拒绝到私营企业中寻个挣钱道儿了，哪怕打更也不在乎。可话再说回来，这“老大自居”，甘等吃皇粮的毛病是谁惯的？计划经济！致使如今的大厂头头一般都对市场经济赋烦。星崩跳出几个勇敢分子闯开市场，也会被认为是穷掉了底儿，逼的。

不管怎样，市场经济已成定局，改革更是中国的大趋势，任何一个爱国者，都不愿中国成为富国的附庸，廉价劳力的集散地！而希望中国能以一个发达的强国形象出现于世，以不愧对炎黄子孙！这，就是无比宏大的动力，这动力，直催得人们眼红！

重工街，恰处在这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家家谈市场，人人急红眼的漩涡！

蜀牛把陈叔骨灰捧回来，原想在家供奉几天，以纪念两家生前的情缘；然而陈师傅膝下的徒子徒孙们，则发誓要轮番供奉，绝不交给什么纪念馆。说，这样心里踏实，让恩师永远在我们工人中间走动。

这动意，传到市总工会，立时引起非议：一说这是十分

敏感的不安定因素，随时会因此引发对厂对上级的不满；二说按中国传统习惯也不兴长期把先人骨灰存放家里，给家人心理造成悲凉感与压抑感。最后，还是由陈师傅徒弟，现市总工会主席辛力出面说和，方达成一致意见：将全国劳模陈师傅骨灰存在市革命公墓，以供后辈瞻仰。

送葬这天，全厂职工，包括外厂接受过陈师傅教诲的人，都主动要求送行。只是出于同样原因，被市总工会劝阻了，认为心碑比任何高大的纪念碑都更永久！

同一天下晌，陈师傅生前所在的松江阀门厂厂长曹四安，被一大帮子厂里工人后代打了，据说当时情景既惨又可怕，仿佛一阵强劲的旋风，一呼啦地冲进厂长办公室，没等曹四安醒腔，无数个拳头已经砸了下去。那曹四安虽然大盘子吃得白胖，却抗不住这捣蒜般的拳头，别说旁人拉不上架，就算拉上了，也怕被打着。那阵儿，要不是其他厂头见势撒丫子跑掉，也肯定被一勺烩了。当晚，蜀家大聚会。爷爷说：“蜀家祖辈工人，靠手艺吃饭，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当间儿对得起良心。陈师傅是咱家恩人，谁都不能忘了他。”

爷爷这话，正说到全家人心里头，全都认真点头称是。蜀牛爹妈一向行动多于言语，过去在省里市里开几天会，回厂传达也只会有一句话：“好好干吧，哈！”今几个在家虽说随便，无拘无束，却也没说过三句，一句是，“到啥时候也不能对不起工人兄弟，不能忘本。”再一句是，“遇困难别灰心。”还有一句是，“人活在世上，光图顺没出息。”

老疙瘩小妹蜀水在家人面前只是低着头，没话。

老大蜀木见势揽了话说：“我给陈叔写篇报告文学，让人们看看一个老劳模的风范。”

老二蜀土说：“我想向厂里提出要求，在全阀门厂掀起争当陈师傅模范班组活动。”

这里惟有蜀牛没说啥，一则准备回北京；二则也是没话可说。全家人谁心里都有数，老疙瘩这回在照看陈叔住院与处理陈叔丧事上，当数头功，这本身比说什么都有力。

蜀木不知怎么忽然想起一件与这沉重的家庭会议毫无关系的话题，在小弟蜀牛耳边嘀咕：“我从新华分社那儿看到一则动态，说由世界银行贷款、国际招标的具有巨大轰动效应的‘望海合流污水治理工程’，决定上马……”

蜀牛身子不由一震：“那一定要阀门……”

“我就说这个，这活儿曹四安曾派人去磨过，可人家不托底，想在美、日、德、英、澳等国选一个大厂干……眼下决定上马，十万火急。曹四安废物，连话都不会说，人家不信任，你这回回来，不去争争吗？”

蜀牛想想说：“这话说的，你说了算吗？你要当厂长，我情愿卖命。”

“我可以向市领导推荐。”

“你别推荐，北京有我地方。”

“你这话别让爷爷和爹听去，咱家是阀门厂的亲兵，阀门厂的事就是咱的事，你没看这两天的阵势？为陈叔的死，几千人全像海水般涌动起来。眼下厂里急需找米下锅，你这德国留学博士牌儿亮，参与竞争肯定占优势。”

蜀牛似被大哥鼓动起来：“要让我帮忙，我不会拒绝。”

这时有人敲门。小妹蜀水起身开门。出乎全家人意料的来访者竟是市总工会主席、陈师傅的大徒弟辛力，一面给爷爷和爹行礼：“师傅好！”一面给二老和在座的各位介绍身后的客人：“这是市委张书记；这是主管工交的李副市长……”

市领导特意来看望德高望重的蜀家老师傅……”

张书记、李副市长分别给二位老人行礼问候，并对蜀牛在京照顾陈师傅住院乃至后来处理丧事，深表感谢。张书记说：“陈师傅生前是全国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属于大功臣、大英雄。生病期间，市里领导一点都不知道……”

爷爷插话：“他就这样人儿，刚强得出奇……”

爹说：“我后来知道还是碰巧去看他，发现他不行了，才送的医院。”

辛力说：“我是送医院时知道的，本以为曹四安能安排好好的，谁曾想他非但没照看好陈师傅，相反还说了那些混话……”

张书记继续说：“通过这件事，给我们一个深刻教训，就是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却忽略了对那些曾给国家做出过贡献的老工人老劳模老先进的关怀……今后，我们准备开展温暖工程活动，建立起互相关心的网络。工会要在这里边起核心作用。你们家是世袭产业工人之家，属于国家的栋梁，今后还望多多批评监督啊……”

爷爷摆手说：“蜀虎娃，别光听着，快倒水点烟……”

蜀虎刚要倒水，就被女儿蜀水抢了过去。

小小的房子一时坐得满满登登，人们抢着说话。最后，张书记提出要跟蜀牛、蜀木单独说两句，为不影响家人休息，他提议到阀门厂会议室说去。

当妈的问老头子：“叫他俩干啥？好事还是坏事？”

蜀虎摇头：“肯定不会是坏事。”

蜀水说：“我敢说，这一准跟我三哥有关！”